

拙齋筆記
秋涇筆乘

瓶花齋雜錄
甲乙剩言



秋
涇
筆
乘

宋鳳翔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拙齋筆記（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平傳略

平鳳翔，字羽皇，嘉興人。領萬歷壬子解。洞明經書理奧，爲文有脈理。一稟成宏矩範，選制舉業行世。凡事括者莫不服其品。購古文詞，亦極有法律。所居在秋涇小巷，因以名其集。全棄概未授梓，子孫零替，已且散亡。其曰秋涇筆乘者，特其緒餘耳。議論純正，有闢風教，可以想見其行誼云。

秋涇筆乘

明 趙水朱鳳翔羽皇著

元史載廬江人羊仁。建昌人黃覺。經高必達。蜀人章鄉孫。杭人俞全。池人李鵬飛。臨湘劉琦。漁陽曾德。皆嬰年罹難。故失其父兄母姊弟。或身已賣爲奴。或舐養於人。閱二三十年。出數千百里外。而求獲焉。骨肉團聚。以孝友終。視古朱買臣之難。有過之者。東坡記朱壽昌事。以配買臣。人悉聞之。而元史所載多人。竟絕人口。由日不涉史書耳。

成化三年。荊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禍亂何由而平。變興何由而還。迨先帝復辟。其貧天功以爲己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降祀。未稱典禮。伏望特敕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而左庶子黎淳諫曰。正統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卽皇帝位。是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者。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居天子之位。若曰神器不可久虛。共和之時。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高瑤之言。特爲姦邪進用之地。必不可聽。帝復敕諭諸文武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勘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周衰疾彌留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姦干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承大統。一紀於茲。敦念親親。用承先志。其郕王仍上尊諡曰。

恭仁康定景皇帝。按景泰廢易儲位。憲廟不以爲憾。營求富貴。如黎淳輩。每言易儲事以發動上心。而上竟追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諡。可謂有堯舜之德矣。獨建文廟號。尙未推賴追復。是亦本朝一缺典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爲陳宣帝創業之始。及文帝試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齊明帝遣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事。理固當然。嗟夫。不仁而得天下。雖其子孫。不能無憾於好還。世之姦雄。亦何樂以此遺後人哉。楊遂庵和公致政家居。一日遊北固山下。見羣蜂擁一蜂王而出。其王適遇鷲鳥攫殺。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其處。遂庵令家僮瘞之。表其封曰義蜂冢。爲文以祭。蓋忠義人心之良也。縉紳有身罹君父之難而不卒所事者。避害之私障之也。然士君子不早見幾。至於危迫。又甘心他事。豈其蜂之不若哉。

漢平南越。樓船伏波兩將軍竝進。居東南面。首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者。樓船也。伏波坐受相招降而已。功樓船第一。東越持兩端。樓船上書。願使引兵擊東越。斯時也。帝已知僕必無越矣。帝計居功者易。益虛禍者當周。僕懷綠黃垂三組。夸鄉里有石門。轉陋功矣。脫僕意氣疏揚。兵鋒挫北。連禍南海。非計也。命將萬里外。非堅重將軍不足恃。帝責僕讎。與高帝奪信耳。軍緩急同策。高帝得將將之權。武帝合將將之律。皆英雄之略也。

鳥獸昆蟲。飛者以翼。而貍鼠以其尾。鼯鳥以其足。蠮以其髯。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行者以足。而螭螭以

其背砂梭子以其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其角牛以其鼻取者以臂而象以其鼻視者以目而水母借蝦走者以股而驅驢借鴛鴦狼以借狼物理之不齊如此

梁毗爲西甯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俊遞相攻奪略無甯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釀金相遺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不相攻擊隋文帝聞而善之徵爲大理卿處法平允梁毗不受金於甯州及爲大理卿抗論楊素無慾則剛耳毗其聞張奐之風乎

楊溥在內閣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溥甚重之卽薦擢德安府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楊文貞晚年溺愛其子穰莫知其惡藩臬郡邑或以實告文貞反聽穰譖而疑之由是子惡愈甚有奏其殺人命數十者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噫士奇不善教子視南楊有愧矣

南詔者六詔之一也夷語以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白號六詔業舍詔在諸部南故謂之南詔開元中內附封爲雲南王至今稱之又唐史驃信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其王摩羅思那以貞元間入貢卽古朱波國以今推之意緬甸八百等地卽其道也

唐貞觀中西域有胡僧來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甦傳奕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使呪臣術必不行帝召僧呪奕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爲所擊者更不

復甦。宋陳仲微爲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又揭其事以爲冤。旦暮，呪詛莫有爲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賈明首僧無疾而死。夫以曲在己之僧，而欲呪何心？公處之士，其死也，亦邪？不勝正之驗歟。

宣德年間，顧佐爲都御史，性嚴重，聲望蔚然。守正嫉邪，朝綱整肅。先是不禁官妓，每朝退，相率飲於妓樓。牙牌疊疊，懸挂欄檻。羣婢奏曲侑觴，淫放恣解，帶盤礴，每至日昃而後返。曹務多費，佐奏革之。歷朝官妓之弊，至我明而始革。顧公真有大臣之風力者。

餘干民張某，商販金陵，寓長干里，店有少婦，自稱比鄰，曳綺鳴璫，容色甚麗。與張遂諧枕席，張察鄰無其人，因細詰之。婦曰：「妾非人也，正有事相託耳。」楊樞非君里人乎？曰：「然。」其人非始貧暴富乎？曰：「然。」婦因頓足嚙齒曰：「此天下負心人也。妾本倡女，穉小瓊，少以色名曲中，爲楊所鍾愛。妾誓生死相從，願饒饒幣以歸之，癡心守盟，謝客七載，聞彼已別娶，而竟無一耗，致妾抱恨而卒。此店卽妾故居，牀下尙有金二觔，玉同心盒數事，今以贈君。君歸，欲附舟一探樞之動靜，張如言掘得金玉諸物，比歸，舟中置一牌，書穉小瓊神位，夜呼之，卽出。既到，別張適楊，楊正康裕無恙，而以誕辰張樂讌客，忽暴卒，所娶亦病幾死。張心知之而不敢言，嗣後呼牌位名，亦不至矣。」

漢高殺丁公，溫公極贊美之，然否曰：「丁公誠可殺，但可爲萬世賈主者之戒，乃漢高之殺之也，則亦任其殺之而已。若遂以爲美談，則非也。何言乎？」曰：「丁公爲羽將，賈羽使失天下，大不義當誅，然使羽能誅，」

卽寸斬無過也。漢高乞命其人而又殺之。豈得爲大義哉。不過假大義爲名。實則利心行計耳。楚人有兩妻者。人挑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罵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罵人也。夫急則乞命於人。惟恐其不賣羽以活我。及得天下。又恐其賣己以活人。而敗我事者。遂殺其人。以爲永戒。而又借以大義之名。蓋一人之身。而三取利焉。亦狡矣。若誠爲大義。則始終賣羽。使失天下者。無如項伯。而伯不誅。故知高帝非爲大義。特利心以行計也。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比京師。性儉慤。嘗宿客舍。雇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孫景卿邪。奮後爲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列殊品。呼差與焉。差曰。君遠行商賈。勢不在豐。何爲頓爾珍羞美食。估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動箸敲骨。哽其喉而死。彼笑林所載。漢世老人。與原化記。天寶中。相州叟。固無怪乎其然也。而世有名士大夫者。猶不能忘情於是。將無亦有物焉。以司其予奪哉。

顏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偶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偶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觀顏含之言。則以佞事人。以佞誑人者。當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獨偶懷邪。

韋顥舉進士時，貧窶甚，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日，風雪近寒，報光成名者絡繹，而顥略無音耗。方擁爐愁嘆，忽有鳴鼻來集，環窗牖上，顥遂去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更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顥已登第。」又鄱陽異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眾妖競作，牝雞或晨啼，犬或山嶺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貓臥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貓耳。」於是貓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合二事觀之，乃知妖異未必爲人禍也。」

湖州董尚書澤陽公，得姑蘇舊家山石，高五丈，連巨艦載歸，至震澤，舟沈，石墜水中，公募善泅者入水求之，泅者携石盛在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六抱，公駭異，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以石置盤孔，毫末湊合，蓋卽當時以盛石者異矣。又王元美先生家藏一銅唾壺，爲三代物，常以自隨，然僅其底耳，已過太湖，童子誤墜水中，公懸十金募人構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先生大喜，復懸十金，令取原墜之底，及得，吻合完好，賤之以爲至寶，二事甚相類，故併記之。

會昌中，沙汰僧尼，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大秦穆護祿僧二千餘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蓋官造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大秦穆護者，釋氏之外教，如摩尼之類，祿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積西諸州火祿官品亦有祿正，蓋主祿僧也。武宗好道教，故汰僧耳。宋道君皇帝改佛爲金仙，僧爲德士，寺院俱稱宮觀，亦以崇奉道教故也。祿胡神，疑卽受清

齋白蓮無爲教之類。

韓蘄王夫人梁氏京口倡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朝。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胸胸然。蹙而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實非常人。乃邀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梁遂封爲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元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山西督學王公。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得飽所欲。旁一丐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窰。椎殺之。繩其猴從己。亦作戲乞錢。適公呵導聲至。猴嚙繩走赴公前。作訴冤狀。公令阜隨之。至破窰。得屍方在焚燒。猴號鳴。越火抱屍。與丐俱燼。公捕後丐伏罪。而爲猴立碑焉。語云。人猶狗也。新主飼之。則爲用矣。此言人而獸者也。猴畜於前丐。無甚大義。既爲報仇。而必欲殉死。何烈烈邪。故禽獸未嘗無心。而人不如。亦可哀也。

大司徒馬森父封君某。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婦寶愛如拱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階失手跌下。破左額死。封君見之。即令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子回。曰。我白死。婦驚痛。槓封君倒者數次。尋婢撻之。無有矣。婢走百里。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即司徒也。慈愛人有之。獨念其時傷子至痛。方髮絕嗣不暇。而髮婢死杖下。特逸之。而以自

任仁心如此。貴子重生。有以也。

仙傳載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如此亦何用多壽爲。梁肅映被徵。見鍾離人顧思遠。在部伍中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乏奉養。是以行役。若人者。其情蓋甚苦矣。又宋張者。少給事章聖。藩邸起家。歷官侍中。太子太師。致仕。福備富貴。壽亦至七十五。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一知貝州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爲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抑鬱而終。一子不肖。遂潰家聲。是亦多男子之累也。

范甯在豫章。遣議曹下屬城探其風政。假還徵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責。而人聽不惑矣。豈須詣邑里。飾其遊聲哉。非徒不足以致益。乃實吞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于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竝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紀綱。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見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而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願左右與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此豈理正而語奇。真爲好察者之鍼砭。況于非其事。而多所告白。以小忠小信。而成其大不忠。大不信等語。確盡小人之情狀。

高士傳。管甯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宋書。王微不仕。元兇之變。徵尋甯玩室中。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背生埃。惟嘗膝獨淨。靜性堅志如此。鶴林玉露言。胡澹

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于道有進張無垢誦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味爽輒執書立窗下就明而讀之如是者十四年石上雙趺之迹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後生所宜知也

宋鵝池登春趙之新河人負氣任俠工詩善繪貧而無家遼屬王聞其才延至館之鵝因號鵝池道人嗜酒罵坐不避權貴衣敝踉蹌得金輒弄之年八十餘客徐尚書太室公園尊以上客偶不悅於園丁即拂衣去之臨安觀潮潮頭蟲起躍身其中嘗自謂我必不死歸下如婦人悲涕作可憐狀固其志矣濟南邢侍御子愿以詩弔之曰蹈海今看魯仲連誰言魚腹異牛眠難從急景爲貪戀肯向彌留作可憐麴枕糟邱無七尺鰕邦熬國有重泉蹴山一任胥諍怒白日騎鯨興杳然

始興令楊應隆柳州人言其遠祖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甕發之有物數百個長二寸餘見其上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真大米也香美異常食者後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嘗讀藏經云太古之穀長五六寸食之人壽數百歲又圖經稱峴嵒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壽此豈其餘粒邪劉子敦令保昌與楊令接壤甚備得之最詳

固原有民家子婦事姑無禮一日姑與之入廟祠禱求一冒絮包頭婦不肯與其子自探一巾予母婦奪而裂之姑不得已與同人廟叩神未已忽失婦所在覓之不見明日徧走求之竟無蹤跡已而至城外一小山上其婦在焉則已化爲一神惟留一面兩乳至昇帥府子之芻豆卽俯首啖之而不能言也成

太史父時爲西邊大帥，親見其事。太史每爲人言之。

蜀亂時，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奈何樂禍？貪亂如是。研對曰：蜀中積弊已久，百家爲邨，不過數家有食。窮迫者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有一二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嗚乎！貧民之情狀，羅研數語盡之矣。銷引之道何如？爲州縣者第一勸民耕桑以盡地力，第二準行常平以備凶荒。如是而民復思亂，未之有也。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觀，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矣，當躍道勒馬言狀，氣鬱舌結不能言。上恚甚，左右搥籠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急發禁兵捕之，而復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外，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瑄等復上其事，請於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諡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佚其名，何也？

阡陌有商乘蹇而行，適見二鴉爭枝墮地，蹇蹇者攫得其一。商曰：是不足當一樹，盍縱之。吾以一樹價資汝，因發囊而見金頗饒。其人輒生盜心，前途近夜僻寂，推商墜地，以鞭鞭損其喉，立死，倒置之深窅中，挈囊去。明發，鴉噪邑令堂上，若有所訴。令遣健卒隨之，往得罪屍，取鞭于喉，然莫知誰何。鴉復導至曠

蹇者家。其人甫歸。金尙未發。見鞭色阻。吐實。令以抵死。商因不忍。一鵠而喪其命。將無使爲善者懼耶。但荒僻中以財示人。其蔽也愚。好行其德者。貴有仁術。亦不可不知也。

自古神醫。首稱秦越人。少遇神人長桑居。授以禁方。兼與懷中藥。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而視見垣一方人。及五臟癥結。其診服俱爲名耳。視病隨時隨地。便宜治之。無定名定藥。至視趙簡子疾。則上通帝庭。下符數世不爽。尤爲神之神者。蘇門昔年曾有鄭醫。善脈理。有一士移業其比鄰僧寺。日與往來。居常無病時。令其診視。一日忽驚曰。爾宜速歸家。有怪脈見。當有奇禍。士人素傾信之。卽治裝行。至中途。爲賊所殺。夫以扁鵲之神如此。後亦爲秦醫李醫所刺。而不能預見于脈。此何以哉。抑生死有數。雖神如鵲而不能逃。卽奇如鄭。祇令歸而送死。不能預爲之謀。將奈之何。

李文達於憲宗朝稱賢相。因羅倫上疏指陳起復之非。大怒。內批出倫爲提舉。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事規之。不從。文達嘗謂楊文貞于本朝爲巨擘。廟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文彥博以唐介攻己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己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與潞公所行何遠哉。愚謂南楊之得君行志。三楊之後一人。然晚年因譖言而憾岳季方。憾葉文莊。復憾張黃門與羅一峰之議。已必欲黜之。而後快。得非其所以議文貞者。正其所以自狀哉。

山東人吳友。家貧而行潔。一日往東昌。循山獨行。見籬下銀杯十。拾納隻袖中。卽覺珞珞有聲。已變爲錢。蠅吳惡而擲之。仍杯也。復納諸袖。又變如是者三。因弄去。而匿廁中以觀。俄一人至。拾去。竟是銀杯。吳

出與語。其人頗分取。吳僅受其一。歸而噓財有定分。因出杯酌酒以享先靈。偶因拂塵觸其目。病累月。及愈。計醫藥之費。正符杯值。夫蜣螂穢物也。而杯能化此以垢吳友。是其鬼弄人邪。

天順初。石亨既陷徐有貞。降爲廣東參政。慮其復起。令人僞作疏奏。謗毀朝政。亨因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諫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文。構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以致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宜以堯舜爲法。暴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卽如往年妖書。懸賞構募。亦卒無獲。而株連無辜甚衆。彼時政府院部以至臺省。竟無一人敢爲呂岳之言。亦惕于利害。而恐以言買禍耳。噫。可慨哉。

有攜妻往歷陽者。附一舟。長年悅其妻。欲伺之。方艤舟。其人曰。此地吾多相識。置若妻舟中。吾與若登陸訪之。行至山下。毆其人死。長年還舟。刳其妻曰。汝夫死于虎。當與吾偶。妻哭謂尋得遺骸。當從汝。長年挈之往。途間遇虎。竟攫長年去。婦以夫死爲實。慟哭於道。人問得其故云。適自邑中來。見人懇爲舟人毆死。復蘇。豈爾夫邪。婦往尋之。果其夫更生也。悅其妻而殺其夫。虎當不食其餘。然以僞虎召真虎。卽以自殺。誰謂神目不如電也。

正德二年。王守仁以兵部主事謫龍場驛丞。當在途時。瑾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行至錢塘渡。度不免。遂乘